

解職芳烈公不許了介長子曰石了介因請明先是出仕世子曹源公別食千五百石了介因請得公于八之丞為嗣以禪家務芳烈公許之了介乃以八之丞為子遂得致仕時年三十九隱居于介邑蕃山村八之丞名政倫一萬五千石請諸官以爲侯公襲封推恩分政倫一萬五千石請諸官以爲侯公襲封推恩任丹波守萬治三年了介應岡侯中川久清招如南豐岡侯出城十三年親迎於三佐港了介謀議政事談說內溪待遇優渥如匹敵然留居四旬既反乎備尋經義而行岡侯又親送于三佐港了介既反乎備尋遊京師遂居焉更稱蕃山了介一條右府教輔久我右府廣道中院大納言通茂野宮中納言定緣中業大納言通躬野宮中將定基清水谷大路納言實言隆貞中御門大納言資照伏原三位宣幸等諸公卿皆委贊就之親執弟子禮其名振一時人有媚疾者寢爲浮言旁午輦下所司代牧野佐渡守親成聞而憎之寬文六年乃潛遁芳野又栖背山九年徒居播之赤石城主松平日向守信之尊仰殊至是歲芳烈公新設學校始祀聖師了介因反乎備定其禮

儀法度而又反乎赤石時年五十一門人皆呼以息游先生不敢名也延寶七年日向守信之徒封大郡山了介徒焉處于矢田山數年日向守信之徒封大常憲大君素聞了介名命信之迎之于古河貞享四年秋八月了介乃如古河其冬因信之上封事請改革時政事以涉親戚門人被禁錮焉元祿四年七月三效信之乃會親戚門人以儒禮葬之池田波守政倫設廟安措神主春秋祭祀今猶不絕云了介有四男八女長右七即繼明祭蕃山氏別仕曹源公無字家絕次左七即復野尻氏仕松平日向守信之次武三即襲熊澤氏仕本多下野守忠泰次左內亦仕日向守信之最長于介之學雖出于野守忠泰次左內亦仕一家其才最長于介之學雖出于野守忠泰次左內亦仕國爲務其所施爲始如迂濶而其功見於遠備人至今噴然絛之長門山縣周南嘗觀其貢法數曰後世如王起必取以爲法也著有易小解易繫辭傳小解孝經小解孝經或問論語小解中庸小解孟子小解集義和書集義外書雅樂解源語外傳等書二十餘種

備有兄弟爭田者更相訴訟芳烈公使泉仲愛決之仲  
 愛受命而歸寘兄弟於一室使與飲食使與浴至於夜  
 分不斷焉兄自悔謂弟曰今所爭田相俱耕耨何如弟  
 曰固所欲也以告仲愛仲愛悅曰善哉乃教以連枝不  
 可相伐陳以禍福之義兄弟歡欵而出遂全天倫云

泉仲愛稱八百石以衛門熊澤了介之弟也事備侯光政  
 食祿五百石以吏事見重備侯嘗賞其為人曰古昔  
 君子也仲愛弟野尻一成稱藤  
 兵衛事岡侯久清食祿五百石

小野崎師由出羽秋田人嘗從其君如駿府少年輩游  
 蕩犯禁或從狗竇出有司不能制也以告師由師由曰  
 從狗竇者是狗縛而斬之可也自是無復犯禁者

小野崎師由事秋田侯支封為入樂  
 曠有識度為政寬恕而亦有奇策

湯淺子傑事備前侯為目付備前尤重此職自祭祀廷  
 禮蒐狩武備獄訟賦稅百爾政事無不預聞子傑在職  
 十八年平獄訟寬囚罪推賢才舉淹滯專修先侯遺法  
 因仍舊貫允有建言苟務變更者一切抑止不行曰不  
 有先君令德昭明者乎何用此才諧自喜者為自記國  
 家故事典刑數十卷人無不取法

湯淺英字子傑其先播磨人世仕赤松氏其裔有古  
 馬允宗白者始委質策名於池田氏及興國公利隆  
 芳烈公光政世見眷遇其子心俊長為使番芳烈公  
 之女為一條左府夫人在于京師時制公侯女出嫁  
 必選謹重者遺傳其所適於是遷事一條公夫人于  
 京師若干年好詩賦與京師諸名儒交權唱酬晚致

仕歸岡山作遺訓以戒其子而致子三人伯為從父嗣季早死仲嗣乃英也英受邑中野年十六為芳烈公督御稍長為使者數使他邦無辱君命曹源公綱政時累遷積勞嘗之福山正經界告成江都官賜時服白金他數督察重事晚為自付素精鍊吏事在職十八年無有過失享保十六年七月十七上書致仕授新代者舊政之要以從事英為入恭儉家事整治性孝每誦先人遺訓未嘗不泣下自壯至老無聲色之好素有酒量然非君命飲似不能釀半觴酒人謂非其任皆以其遺訓所深戒也生平輕財不憂囊與人語無一言及貨利事初以其先世大家富累數千金及英分財視伯既在他處之用乃以金銀器物充室所存三分之財讓其二伯氏餘亦稍施宗族至於殆盡在職絕賄賂私謁以清白自期而夙夜恪勤不辭勞劇至議事未嘗不正色辨論之而居恒不伐其功似不能言者告老後凡六年閉關不復一出手種花木或圍棋以樂元文元年年八十二歿子元復嗣號常山名元復字之祥自幼好學穎悟特達未弱冠奉父之命東遊江都受業服部南郭博覽不倦於

鄉後八年嗣家受祿四百石復來江都與太宰春臺及井上蘭臺松寄觀海諸名人結交一時嘖嘖有聲稱常山至孝喪父哀毀過禮衰以為禰三年不脫每且往拜其墓慟哭而歸二十五日而止喪母亦若斯值其忌日必薦所嗜者告以生日之語哭泣失聲而已在官方正特立忘身徇國數歷要職其所為賑貧救窮詰憲舉滯或使訟者自恥無言或焚契券以庇覆衆人然危言刺譏無所避終乃被貶黜徙是杜門謝客著書自娛雅好武明於兵法年老尚日一舞槍揮刀每戒子弟曰苟為武士者寧廢文事勿廢武事其文集紀古名將事者極多此皆出于好武之心也著有常山樓文集常山紀談常山筆餘左傳解東行筆記西歸日錄等書十餘種天明元年七月十四而歿子明善字子誠

並河天民志氣剛決以經濟為志每稱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及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苟有用我者暮月而可也三年有成數語曰此聖人才德之本

領也奮然為己任

並河天民名亮字簡亮京師人其先出于丹波桑田  
 少壯與兄誠所俱學乎伊藤仁齋盡究其說然於其  
 仁義性情之說不能無所疑於是奮然發憤日夜研  
 究欲自得孔孟之正旨察之應事接物之際觀之起  
 居語默之時就實商量始得其解其言曰四端之心  
 即仁義禮智仁義禮智即四端非四端之外別有仁  
 義自其與生俱生而言之則謂之性自其情實無偽  
 而言之則謂之情自其以思為職而言之則謂之心  
 其實一也學者必欲指其孰為心孰為性為情何不  
 思之甚也迄伊藤仁齋歿其徒分為二或有從東涯  
 者或有屬天民者天民資開朗果斷志氣豪邁平  
 居講究經世之大體討論致治之要道皆原之於語  
 孟與尚書以發露聖人之大業大法其說尚書曰蔡  
 氏集傳解得七分王耕野讀書管見多所發明王魯  
 齋書疑考定錯簡而文理稍覺順妥唯於斟酌其意  
 以施諸家國之方予竊不讓于諸君耳天民初壯也  
 丁父儉齋母永田氏之憂服喪通六年享保三年疾  
 歿年四十天民嘗語門人曰凡天下之事皆以名責

實故名不可不慎吾雖講經典而不欲得村夫子之  
 稱若揭名榜吾謂天民者乎故門人相與私謚天民  
 著有天民遺言天民之兄誠所名永崇字永父少壯  
 與弟天民同學於伊藤仁齋學既成授徒講學是時  
 有越前人關祖衡者與誠所相懼夙有撰地志之志  
 既起草中道而歿其將死也遺言誠所使繼其業於  
 是誠所乃欲作日本輿地志先草五畿志事聞江都  
 都府有故被坐謫  
 於伊豆三島驛

吉益東洞嘗應山崎侯招而往言及政事謂曰臣聞侯  
 喜謁浮屠師有之乎曰有曰何為曰聽道欲補政也東  
 洞曰噫君何求道之異是所謂緣木求魚之類也侯曰  
 如何東洞曰浮屠師斷親戚棄妻子以為道也政者在  
 親親也在御妻子也浮屠師何知其情是緣木求魚之

類也疾聽而大喜

吉益東洞名爲則字公言安藝人其先出管領政事  
 畠山政長世襲封河內紀伊二國高祖政高之時盡  
 亡其封獨保河內高屋城曾祖政慶居於紀伊天正  
 中、小牧之後、遙奉東照大君之命將襲豐臣秀吉  
 秀吉聞而大怒親引兵入紀伊諸城望風而降政慶  
 因潛行河內匿于吉益半笑齋家半笑齋者畠山之  
 族也世業金瘡產科有名於世謂之吉益流政慶懼  
 誅遂冒吉益氏以匿自隱慶長中淺野氏封紀伊也  
 畠山之族皆出而仕獨政慶不仕其徒封安藝也亦  
 不從而死祖政光始徙廣島隱居業醫乃復本姓稱  
 畠山道菴父名重宗東洞少有志氣以其先爲天下  
 名族將興其家從河川氏學兵法馳馬試劍不脩父  
 祖之業及稍長乃悟太平之世不可以武興慨然誓  
 天曰大丈夫不爲良相必爲良醫遂學醫東洞時年  
 十九政光門人有津祐順者傳金瘡產科之術以授  
 東洞東洞曰懷孕者婦人之常也金瘡者外傷也無  
 病則不藥而可有病則隨證治之何以分科爲於是  
 有奇効者二三擇取之篤志疾醫道位位研究有年

於茲遂廢陰陽五行之腐說專宗張仲景乃言曰萬  
 病唯一毒衆藥皆毒物以毒攻毒毒去體佳初莫益  
 損於元氣也何補云乎哉而世醫好言補者蓋其重  
 焉非居京師授教之業也不弘焉元文三年乃與父  
 母女弟徙居京師倡古醫方時年三十七乃言我不  
 能興吾家今以醫隱何汚本姓復改吉益氏是時業  
 未行弟子未進遇盜盜資財貧甚乃造偶人鬻以爲  
 食東洞友有村尾氏者仕佐倉疾松平武元疾時爲  
 老中村尾氏有公事入京師訪東洞憐其貧而親老  
 薦之於佐倉疾疾欲召以爲侍醫村尾氏大喜急告  
 于東洞東洞以書報曰始以子爲知我者今而識子  
 非知我者吾雖貧而老親在豈降吾志汚辱祖先乎  
 貧者士之常也窮達者命也假令術不行天未喪斯  
 道則吾果餓死耶辭而不仕貧困益甚於是東洞乃  
 齋戒斷食七日詰少名彦廟告于其神曰爲則不敏  
 過志于古醫道不顧衆懼推而行之今也貧窮命在  
 且夕我道非而天罰以貧與爲則知其是而未知其  
 非也假令飢且死不敢更輟矣大明神吾邦醫祖也  
 請垂照鑒道非其道速斷我命若推而行則必害萬

人誅一夫救眾固吾之所願也既告神而還訪舊所  
 權賈翁賈翁欣然奉金謂東洞曰吾有餘金以奉給  
 先生東洞愕然固辭曰吾無緣償之賈翁勃然作色  
 進言曰吾何望償乎今奉此金非為先生乃為天下  
 萬民也東洞感其言拜而受金於是家資得漸足焉  
 有一病者東洞往而診之山脇東洋亦往聽東洞處  
 友甚悅之使病者服其藥不日而治焉東洞知其非  
 常人厚交為親友東洞之名所以益顯者東洞揚之  
 也自是業復行弟子日進寬延四年東洞年五十撰  
 類聚方方極藥徵以建古醫規則由是業大行弟子  
 愈益眾竟至天下風靡南部侯雅信東洞之術使侍  
 醫數人從學寬延二年南部侯疾病乃召東洞于其  
 國東洞往而療之病稍愈後饗東洞賜左右酒北  
 奧之地四月猶大寒而一日熱如盛夏侯偶感此變  
 氣病勢復如迺召東洞挈手而訣曰諸侯服先生藥  
 寡人尤其先也今服良醫之藥斃于良醫之手寡人  
 無遺憾也言畢而卒東洞自南部過江都老中佐倉  
 侯堀田正亮召東洞于其邸而謂曰有旨今試汝  
 之醫東洞曰君不知醫試之如何侯曰醫官望月三  
 英在焉曰無益曰醫而論醫何為無益曰臣竊聞望

月氏之說必以為非望月氏之說以此思之則望月氏聽  
 臣之說必以為非望月氏之說以此思之則望月氏聽  
 非之辨誰能判之所以謂無益者是也侯曰然則不  
 可試乎東洞曰試之有道先選病者百人半以托望  
 月氏半以托臣問其治驗可也侯曰善汝退而待他  
 日東洞乃退在旅舍待命數日長門山縣周南有病疾  
 欲求東洞診治先以書為約是時來京師東洞乃踵  
 掘田氏請曰君欲試臣請速為之若無意用臣之言  
 久留臣無益也臣請歸矣侯曰台命不可促暫待  
 他日東洞曰有遠方病客來而久待臣者思其病苦  
 則臣不忍徒送日不得待他日遂歸京師東洞為人  
 剛強篤實不好浮華容貌卓絕黃髮如蠟毛威風凜  
 凜眼光射人其為治療也唯古方之用運用應變治  
 驗卓絕而世人或信焉或疑焉不以為意也諸侯厚  
 禮招請者數焉或談及政事親為送迎明和六年中  
 津侯以祿五百石招東洞辭而不往召子猷亦固辭  
 焉以安永二年歿年七十二有三子長  
 猷字修夫次清字子直次辰字子良

綾部富阪為杵築侯郡宰侯慮其獨任過勞欲為置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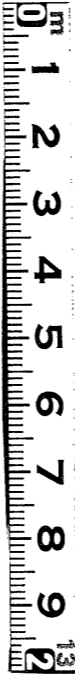
而難其人。令富阪自擇焉。固辭不獲。命則請曰：是不可。以資格求。苟有其人。不問倫次。而可乎。有司僉曰：諾哉。乃薦一農戶。為邑長者。小串政俊。咸大驚難之。富阪陳乞甚力。侯乃擢政俊。以為副。等秩相比。悉如所請。果稱職。民愛戴。大阪中井竹山。見別聞之。嘆曰：是公叔文子所以為文者矣。為西衙京極。豫君說書。至文子。升公章。因誦此事。豫君感嘆。筆錄其姓名。已而大阪杵築邸有事。官命督責。西衙與之期者。屢而弗辦。勢寢嚴急。其居守懼亡命。侯乃遣富阪往幹之。會風潮不便。舟行累旬。踵邸則期已逼。不可復請。百方無所出。中井竹山見豫

君言之。豫君曰：公叔文子而來與。是能了之者。乃特緩其期。事得完成。聞者多之。

近世叢語

三四

281
2





近世叢語卷之三

豐後岡 角田簡大可撰

文學

冷泉中納言爲滿如駿府。東照大君將受古今集三  
飛秘說林羅山夕。大君語及之曰。卿於三秘有所聞  
歟。答曰。摺紳家之說。臣未之聞也。然以臣所稽。不過云  
云耳。既而果爾。異日。大君問爲滿曰。人丸事蹟。何書  
可考。爲滿曰。人丸歌仙。其蹟神闕。後世無傳。大君顧  
問羅山曰。卿以爲奚若。羅山曰。萬葉集有人丸四人。其  
一爲歌仙。雖蹟不顯著。而散見乎諸書。未爲神闕。乃媿

53848

媿言之為滿愧服

山崎闇齋性強記一日方浴門人執巾扶之偶談及梅花闇齋乃誦古人詩而徵之至五十四首

山崎闇齋名嘉字敬義京師人其先播磨宗粟郡山寄邑人因以氏焉父清兵衛臣木下家後致仕號淨因來家京師以醫為業母佐久間氏有娠祈北嶽山神一夜夢拜神時老翁携梅花一枝來納左袖遂生男即闇齋也闇齋幼狡悍無賴淨因患之因度為僧籍於妙心寺號絕藏主天資豪邁卓犖一意修禪無懈怠然性行猶不悛嘗與倫輩論議闇齋詞理塞卽其夜竊就彼寢火紙帳衆議欲逐之當是時土佐公子某居妙心寺公子聰明有藻鑑歎曰此兒神姿非常後當有為乃遣之學于土佐吸江寺是時土佐有谷時中野中無山與俱切肅儒學一見闇齋亦深器之而惜其陷異端勸讀經籍闇齋乃讀四書及朱子文集語類等書大悅之盡棄其學而學焉著闢異一卷貼著寺門而去遂復髮為儒時年二十五土佐侯

乃責其不陳乞輒還初服闇齋恐遂出奔京師下惟延徒講習道學從者日衆履盈戶外闇齋師道至嚴如君臣然雖貴卿巨子不置之眼底雖小過不少假色善詈焉其講書音吐如鐘面容如怒弟子震慄莫敢仰視焉佐藤直方嘗云師事闇齋每入戶心惴惴焉如下獄然及退出戶則洋洋焉似脫虎口其見憚類此也後闇齋如江都時寒窶如洗特齋書商賃居以借閱其書當是時井上河內侯好學下士書商亦數謁見一日侯謂商曰寡人將學尔之所知有足為人師者請為介商曰近有一儒生山崎嘉者自京師來住小人東家視其所以度越尋常閣下而召之其得不虞之幸福也豈不感奮思答恩乎侯大喜乃延致商歸告闇齋闇齋毅然曰侯欲問道則先來見商鄂然以為措大不通時勢若薦若人必陵上無上累自及不若不薦也他日侯復問曰疇昔所告山崎先生如何商曰小人非惜也前日既傳命於渠渠曰侯先來見余是非頑愚不可曉即狂率邀名也請別選通儒侯咨嗟良久曰方今自稱師儒者多無意行道東奔西走欲其技易售寡人聞之禮聞來學不聞往教山崎先生能守之此乃真儒也即日命駕訪其居